

《奥瑟罗》观感（下）

吕效平

南京大学“小百合”bbs “戏剧春秋”版

—

走进剧场，我最关注的就是卧室里杀妻那场高潮戏怎样处理。

这场戏对所有的导演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

在这里，残杀根本算不戏了，

而当一个人念叨着：

“融融的灯光啊，我把你吹熄以后，

要是我心生后悔，仍然可以把你重新点亮；

可是你，造化最精美的形象啊，

你的火焰一旦熄灭，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天上的神火，

能够燃起你原来的光彩！

我摘下了蔷薇，就不能再给它已失的生机，只好让它枯萎凋谢；

当它还在枝头的时候，我要嗅一嗅它的芳香……”

但是他仍然要疯狂地残害这朵蔷薇时，

这才是戏！

尤其是，当蔷薇刚刚离开了枝头，

他豁然明白，自己的爱妻是无辜的，

这才是戏！

在这里，人性可能的爱与恨都达到了极限，人性的荒谬达到了极限。

但是，这场戏对每一位导演也都是一场考试：

古往今来，《奥瑟罗》被表蔡思盖卞竿婢职姹荆？

你还能有什么创造吗？

为了营造这场戏的气氛，持续不变的舞台被变换了：

演员们迅速地把台上的几只长箱拼成了一张大床，

台左侧放上一只梳妆的小桌。

此前的表演，一次也没有音乐出现。

这时，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，

苔丝德蒙娜唱起了预示命运的《杨柳歌》。

无伴奏。旋律是现代的。凄凉却一如所有的《杨柳歌》。

“再一个吻，

再一个吻。

愿你到死都是这样；

我要杀死你，然后再爱你。

再一个吻，

这是最后的一吻了……”

（台下的观众都笑了。）

“你今晚有没有祷告过？……我不愿杀你没有准备的灵魂。”

“我的主，把我放逐，可是不要杀我！”

“倒下，娼妇！”

“明天杀我，让我活过今天！”

……

“我想现在日月应该晦暗不明，

受惊的地球看见这种非常的灾变，

也要吓得目瞪口呆。”

爱米利娅：

“你所说起的那方手帕，是我偶然拾起，把它给了我的丈夫的……”

伊阿古刺中了自己的妻子。

“摩尔人，她是忠贞的；
她爱你，狠心的摩尔人。
我说的是真话……
我死了……我死了……”

结局

比较起来，这一个《奥瑟罗》在心灵的表现上，还是属于摹仿的、追求逼真的，

是忽略了外部细节真实的心灵表现上的现实主义。

而我们 03 年初演出的《奥瑟罗》则不追求心灵表现的摹仿与逼真，
试图为心灵寻找一种象征化的、非现实的表达形式，
更倾向于表现主义。

我们的奥瑟罗是这样杀妻的。

苔丝德蒙娜始终在一旁超然地观察着这一场残杀，

一边忧郁地唱着那支预示命运的《杨柳歌》。

随着凄凉的歌声，奥瑟罗捧起妻子的头颅，翩然起舞。